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真夢
第十八回 真威烈策傳細柳軍 續風流宴啟芙蓉社

話說黛玉來至前院廳房，迎春、鴛鴦和香菱都在那裡，晴釧二人陪著說話。鴛鴦見黛玉出來，笑道：「我們還用招呼麼？儘管說你們的梯己話去罷！」黛玉只是微笑。迎春道：「我看寶姐姐也比先瘦多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現時又當家，又管孩子，什麼事都要操心，怎麼能不瘦呢？還算虧他，不管多麼累，多麼精心，總沒改了樣兒。」香菱道：「我們姑娘就在這裡住長了麼？」鴛鴦道：「他的事還沒完，那能就長在這兒呢？」香菱道：「那末，我今兒可算碰巧了，等一會姑娘出來，我還要打聽我們家裡的事呢！」迎春道：「林妹妹，你怎麼把他接了來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整個的紫鵝，我都接了來，這有什麼希罕的。」大家說了一回話。黛玉叫金釧兒：「把警幻仙姑送我的好茶葉沏一小壺來，給姑娘們嚐嚐。」又悄悄吩咐晴雯道：「你去把紫鵝叫來，帶著聽他們兩位還嘔氣了沒有？」一時，金釧兒端了茶，和紫鵝一起來了。原來那茶具是碧玉蕉葉的托盤，內放方竹小壺，壺嘴壺柄都是天然竹枝做成，非常精緻。還刻著竹壺銘，款署「絳洞花主」。迎春等看了，知是寶玉手筆。另放著六個方竹小杯，那柄子也是天然竹枝，還有細枝旁茁。鴛鴦拿起來細看一回，說道：「單看這茶具就雅極了。」紫鵝上來要斟茶，黛玉道：「這個得自斟自品，才有味呢。」迎春斟了一杯，嘗著道：「果然香味不同。」鴛鴦也嘗了道：「這茶味固然好了，只怕也不是尋常泉水罷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倒是知味的。那年，妙玉請我們吃茶，說是梅花上收的雪水。我在絳珠宮住著，那裡也有一棵大梅樹，剛好遇著下雪，就收了些藏著。後來，警幻又教我收那竹子上的雪，總共藏了一均窯罐子。今兒還是頭一次試新，不想就被你嘗出來了。」香菱道：「我說呢，就是雪水，也不能這們清冽。還另有一種清香呢。」正在品茶，晴雯從後院走來，悄回黛玉道：「剛才還有點驚扭，二爺怎麼逗著他，他總不肯開口。後來二爺說，『你若不理我，我只可再當和尚去了。』這才把那位的話擠出來，說道『你的看家本事，除掉當和尚還有什麼？』」此刻在那裡說話兒呢！」黛玉笑著點點頭。那壺茶喝完了，大家說著話，又吃了些點心。黛玉道：「天不早啦，我還要送他回去呢。」說著，便進去了。

又過了一會，方同寶玉、寶釵出來。香菱拉住寶釵，問了薛姨姑、薛蟠，又問他的哥兒，絮叨了許久。迎春也問些家事，寶釵一一答了。黛玉對寶釵道：「是時候了，咱們走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真不想走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姐姐幾時要來，通知我，我就去接你。等哥兒大點，在這裡住個三五天，也沒有什麼。你真要是不走也容易，剛才我不說過了麼？」鴛鴦見時候迫促，倒催著他們走了。寶釵隨著黛玉走去，恍惚似到了家裡，聽得黛玉說道：「姐姐好好回去，咱們再見罷。」剛要答話，又聽一片喧嚷之聲，頓時驚醒。

原來是奶子抱著蕙哥兒，睡得正酣，那喧嚷就是他的鼾聲。

定神追想，夢境歷歷，還在眼前。中間走過石碑坊，見那上頭有「太虛幻境」四字，心中牢牢記著。猛想起那年寶玉和那癩和尚談話，說什麼『太虛境斬斷塵緣』，大概就指的是這個地方。既說斬斷塵緣，如何又和顰兒結成夫婦呢？繼而又想「塵緣」二字，原指的塵世因緣，他們要算是「仙緣」了。我和寶玉金玉之說，在塵世上已經斬斷，虧得顰兒攜帶，還有此番番敘。他們又說我將來事完之後，尚可同歸一處。只怕那時白髮婆娑，對著他們，未免自愧。正在胡想，遠遠聽見稻香村的雞聲，連忙斂心息慮，重又睡著。

次日，起來妝罷，見了王夫人回來，正在檢理衣服。只見入畫的嫂子，帶著入畫進來，一見寶釵，忙即跪下道：「我一向服侍四姑娘的，眼下姑娘那里正短人用，求二奶奶和姑娘說說，還叫我進來罷。」寶釵道：「你在四姑娘那裡，因為什麼事出去的？」入畫又將前事細說了一遍。

原是那年抄檢大觀園，因為他哥哥得到賞賜的東西，都寄在入畫處收著，被王善保家的搜檢出來，

惜春定要將入畫攆回。尤氏替他說情，反受了惜春一番譏諷，便賭氣帶了回去，交給了他哥哥領去擇配。這幾年，要想替他尋個人家，陰錯陽差，總說不上。

此番賈珍看他哥哥尚有材勇，薦到營裡，當了一名什長。

因要隨營出外，把妹子丟在叔叔家裡，放心不下。剛好聽說紫鵝死了，惜春處正短個丫頭，便求了尤氏，情願仍舊進來服侍。

那尤氏與惜春嫌隙本深，說道：「那位小姑太太的脾氣，我還不知道麼？我沒法子和他說話，你還是求西府裡珠大奶奶、寶二奶奶去說，比我強得多呢。」入畫聽了，趕即來求寶釵，當下將這些話都和寶釵說了。寶釵素性闊達，自無不允。

過一天，從議事廳下來，便去尋惜春，向他關說。惜春道：

「入畫本沒什麼大錯，那年的事，一則我面子下不來，二則也有些負氣。既二嫂子這們說，就叫他回來罷，只不許他再和那邊來往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層倒可無慮，他哥哥既出了外，還和什麼人來往呢？」湘雲道：「入畫回來也好。這兩天，我和四姑娘只靠著一個翠縷，他膽子又小，自從紫鵝死後，一到晚上就不敢出屋子。要叫他沏茶打水，還得我給他做伴兒，那才是廢物呢。本來紫鵝也死得太離奇，通共只一天的工夫，始終不知道是什麼病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前兒夜裡，夢到顰兒那裡，還瞧見紫鵝呢。大概是顰兒叫了去的。」湘雲道：「若是這們容易，說去就去，我也要去了。橫豎是孤零零的，一點沒有指望，要活在世上做什麼？到了那裡，也許還逍遙自在呢！」惜春道：「這也要有造化的，我早就看破紅塵，一無牽掛，至今還走不成哪！」寶釵又坐了一會，因探春剛從周家回來，便約著湘雲，同至秋爽齋看他。

此時，探春正坐在梧桐樹下看書，見寶釵、湘雲來了，忙即往屋裡讓坐。寶釵道：「這裡又涼快，又豁亮，就在外頭坐坐罷。」說著，就在石墩上坐下。探春忙道：「那上頭坐著太涼，還有螞蟻，我叫他們搬椅子罷。」一時，侍書、翠墨搬出紫檀藤心坐椅來，大家坐下。湘雲道：「這梧桐我們看著栽的，也成了大樹了。三姐姐，你應該叫丫環們打幾桶水，把樹身子痛痛快快的洗洗，那才夠個名士派呢。」探春道：「我因為屋裡太黑，在這裡看書得勁點。給雲妹妹嘴裡一說，就有得編排了。」又回過臉問寶釵道：「二嫂子，哥兒都乖麼？姨媽回去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蕙兒這一程子倒不大鬧，他只玩他的。我媽媽昨兒就家去了。」

探春道：「我前兒來了，見姨太太在太太那裡噉噉的，又像生氣，又像發愁似的，到底為什麼呢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哥哥那脾氣，你是知道的。這些時在東府裡練習弓馬，沒空出去惹事，我媽媽倒省了心。如今朝廷要練龍武軍，那裡頭全是一班世家子弟，他也要投了去。不讓他去呢，他在家裡混鬧，說道：『自小嬌養耽誤了，把書沒有念成。好容易遇著這個機會，若再誤了，這一輩子就算完了。若許他去呢，我媽媽看著出兵打仗的，又放心不下。因此娘兒們很吵了幾場。你們周府上是一向帶兵的，依你看可去不可去呢？』探春道：「你們家裡，固然不靠著他建功立業，可也是他的一番壯志。不是我小看他，像大哥那樣率直，文職的事那裡安得上呢？還是大刀闊斧往武功上奔去，倒許有些成就。若說危險呢，這出兵打仗的事，誰也不敢保。若在平時做個武官，那衙門體制也和文官不差什麼。」湘雲道：「東府裡珍大哥那一班朋友去不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就因為他們一把子，拉扯著都要去。我哥哥向來熱腸的，他的膽子又壯，還有什麼顧慮？」

探春道：「是人都有個志向，也許他將來另有一番事業也說不定。我正要問二嫂子一句話：剛才秋紋來取果盤，說起你前兒又夢見林姐姐，還到了他們那裡，可是真的？」寶釵道：

「可不是，我和他去了一趟，還見著許多人。」探春道：「見著二哥哥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如今也不做和尚道士了，還是從先那樣裝扮，那裡好像就是他的家，叫做赤霞宮。」探春道：「二哥哥那個人若在上，總有一番事業。可是，他把功名富貴看得太輕了。他如今總算如了心願，倒把家裡這個重擔子擱在咱們倆身上。我不過幫點忙，出點主意。難為你一天到晚的窮對付，頂著石頭做戲。」

寶釵道：「既已如此，有什麼法子？只可拼著往前奔。我起先還有些不平，聽顰兒幾句話，倒沒得說的了。他說我若願意在那裡，他就來頂我的名，替我做了這些事。你想顰兒那樣風吹得倒的還有這種勇氣，難道我們倒輸給他不成？」湘雲道：

「這們說，顰兒跟你總算好到十二分了。不要說真是這們辦，就是這幾句話，他從前那裡有呢？」三人又談了一會。湘雲道：

「這裡太涼，我可坐不住，要回去加衣服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出來大半天，也要回去看看顰兒。就同走罷。」二人別了探春，行至沁芳閣，方各分路去了。

你道那龍武軍是從何發議的呢？原來那時候海宇宴安，戎備積弛已非一日。有許多大臣們都主張練兵，今天一個封奏，明天一條條陳。朝廷正在勵精圖治，博採群言，便下了許多旨意。先在近畿地方編練龍武新軍，分為中前後左右五路，統屬於神策府。

那中軍是拱衛京畿的，專挑選世爵子弟。剛好賈珍約合一班勳貴練習弓馬，到了挑選的時候，比較騎射，個個占勝。如牛繼宗、馬尚清、柳芳、陳瑞文一輩，挑中了不少。他們都和薛蟠相好，又知他弓馬去得，所以屢次保薦，要他襄助。就是那入畫的哥哥，也是賈珍薦與他們的。

賈珍於弓馬也甚嫻熟，究竟是舒服慣了的，不願親自帶兵，因此未赴挑選。他這兩年常看兵書，卻懂得些謀略，見上頭注重武備，也想借此露臉，便草擬了治戎十策：第一是簡世胄以翊中樞，第二是擴親軍以固根本，第三是練邊軍以保疆圉，第四是重宿將以遏亂萌，第五是合兵勢以重將權，第六是信賞罰以伸邦紀，第七是復義勇以靖內患，第八是禁游惰以厚民力，第九是慎兵端以養威重，第十是禁躡進以杜暗乾。這十件都是治本之策，深切時弊。先拿去給北靜王看了，北靜王甚為佩服，便替他代奏上去。皇上即時召見，問了許多話，賈珍詳細奏對，無不稱旨。又特下了一道旨意：威烈將軍賈珍著協理神策府事務。

次日謝恩下來，在朝房裡那些大人們都向賈珍道喜，說些聖眷隆重指日大用的話。賈珍是經過患難的，自己十分謙抑。

那神策府本是專管軍務的衙門，起先以為到了那裡，必可有一番展布，及至受命任事，未免失望。原來領袖的兩位王爺，一位是壽安郡王，比北靜王年紀還輕，粗浮好利，處處受人騰弄。

一位是定良郡王，貌似持重，內實浮滑。衙門裡都講究應酬拉攏，那些同事，有的是由土匪招安，賊性未改；有的是由老司官調用，一味柔和，只懂得是是好好。中軍以外，那四軍都有領袖，也是各懷一心。只有右軍都統制侯虎，才具有餘，卻又心術不正。賈珍和他們相處幾天，把一片報國熱誠，早已灰冷了大半。賈赦、賈政見了他，只勉勵他努力盡忠，把天恩祖德的話說了一大套，卻那裡知道他的苦處。

那天，尤氏從東府裡過來，至王夫人處請安，李紈、寶釵、探春諸人見了尤氏，都向他道喜。尤氏道：「你們那裡知道，你大哥哥正做著癩子呢！」探春道：「珍大哥一向練習弓馬，就為的是替皇上家出力。就說事情為難，比從先在海疆上總好得多了。」尤氏道：「他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細底。只聽他說起，比海疆上還難得百倍呢！從先在海疆效力，左不過是一個廢員，好不好的一個人擔了去就算完事。如今可不是一個人的事，這個要往東，那個又要往西，面子上說得很好聽，骨裡都安著埋伏，可教他怎麼辦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有什麼為難的。咱們能盡一分力量，就盡一分，能盡十分力量，就盡十分。那盡不到的地方，也只好聽天了！」

尤氏道：「說起來還可笑呢！那回，我們因為耍小錢叫唱曲的，被瘋狗咬了那麼一口。那知道現在正興這個，有一個候補的官兒，買一個唱曲的，送給了小王爺，當下就放了節度使。

還有許多人，捧著小王爺耍錢叫唱的。若跟著他們走，自己就對不住自己；不是這麼著跟他們，就不能合群兒。這苦往那裡說去呢？」寶釵道：「這種局面決長不了，若不是有人把他們糾正過來，就怕要連底塌了呢！」

尤氏又道：「珍大哥還說等會芳園桂花開了，要請太太和嫂子姑娘們到那邊賞賞花，聽個小戲。叫我先回了太太，千萬賞我們小臉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如今三天好兩天不好的，那裡說得定呢？我也是喜歡熱鬧的，只要那兩天撐得住，是必去的。

珍阿哥公事又忙，別為我們太費事了。」說著，平兒走來，向尤氏道：「奶奶到我們那裡坐坐去，我給奶奶預備下吃的了，沒什麼可吃的，也是我們一點小意思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倒不愁了，鳳奶奶過去了，還有平奶奶，總短不了我的吃食。」便同著平兒去了。

此時已過中元，天氣漸漸涼了。探春因姑爺屢次催他，又過兩天，便搬了回去。湘雲、寶釵再三約他中秋節前來此賞月，探春也答應了。他本來興致好的，到家裡將瑣碎事務料理就緒，到八月初十外，便又回來。原想約著這些姐妹們都在園子裡聚會，偏趕上人事不齊。李紋擇定八月底出閣，李綺幫著李嬌娘料理妝奩。邢岫煙又因寶蟾病了，在家裡照料醫藥。一時都不能來。寶琴是有公婆的，又須在家裡過節，探春未免掃興。

王夫人那回到了凹晶館，愛那裡臨水軒敞，和賈政商量，就在那卷篷底下擺個團圓家宴。蘭哥兒媳婦已接到遼東去了，這裡無非李紈、寶釵、探春、惜春、湘雲、平兒諸人，也勉強坐了兩席。那晚上月色甚朗，流雲四卷，一鏡當空。又在臨水的地方，水光上下，蕩漾金波，更覺得分外清澈。席上諸人因賈政在坐，不便任意談笑，倒冷靜了許多。還是探春曲意承歡，揀賈政、王夫人愛聽的說說。賈政是向來不終席的，王夫人怕夜涼，坐到席終，也坐著小竹轎子去了。

探春和寶釵、湘雲約好了，等他們席散，仍在此賞月做詩。

偏是湘雲說道：「上回聯句，將賞月的好處都說盡了。這番再做，必定犯重，不如改個題目。因此三人只在那裡靠著欄杆賞了一回月，也就散了。

那蓼汀花溼一帶，遍種著木芙蓉，這年秋令特暖，開得最盛。有一天，寶釵從那裡走過，見那岸邊一叢叢的芙蓉都開滿了。藍煙粉霧，凝怨含嬌，不覺心有所感，填了小詞一闕。調寄《菩薩蠻》，那詞是：

重重步綺搖秋影，五銖衣上飄煙冷。生世慣空江，當時本是雙。拒霜情宛轉，芳緒何人見？夢裡別東風，羞顏深淺紅。

寫完了，自己吟了一遍。想起前人詠白蓮的詩：「無情有恨何人見？月白風清欲墜時。」正和我此詞意境相似，不免微歎了一聲！

正要收起，丫環們回道：「史姑奶奶來了。」湘雲走進來瞧見詞箋，搶過去看，深為贊賞。又道：「寶姐姐這闕小詞，雖是自寫幽怨，這題目卻好，比從前填的《柳絮詞》還有意思。

咱們何不起個『芙蓉詞社』呢？」寶釵道：「要起社，人要多些才有趣。三妹妹剛回去，琴妹妹來不來也說不定，只邢妹妹准來的，未免太少了！」湘雲道：「咱們分頭請去，就有不來的，隨後補做也可。那秋海棠的詩，我不是隨後補做的麼？」

寶釵卻他不過，只得打發人飛馬去請，一面預備果點酒肴。湘雲道：「還有社主和監場謄錄都沒請呢！」寶釵忙又打發婆子們，分往稻香村、櫳翠庵去請。

一時李紈、惜春先來了，李紈笑道：「你們真高興，兩個人也要起社麼？」湘雲笑道：「人少了，你們也得湊上。」惜春道：「那可是白說，我幾時填過詞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你別聽他的，已經打發人都去請了，想必就來的。」正說著，邢岫煙來到，聽說起社填詞，也甚高興。即將各色小調寫了，搓成紙丸，大家拈闌。湘雲、岫煙先拈得，自去構思。

又過了兩頓飯的工夫，探春、寶琴方到，續拈了闌，這才點起香來。探春道：「那回就說要填芙蓉詞的，虧得史妹妹提倡，我倒忘了。」湘雲道：「若不是蘅蕪君那首詞，我也幾乎混過去了。」說著，便取張研黃窄箋，將詞寫出，遞與惜春。寶釵看是《西江月》調，笑道：「你怎麼單挑這個調兒呢？看著好像容易，可不容易出色。」再看湘雲的詞是：天上碧城何許，人間錦水多情。蕭娘鏡裡鬥娉婷，憐取臨邛妝影。故苑仙姿銷減，空江秋怨分明。昨宵風露夢瑤京，煙外愁鴻啼醒。

探春也搶著來看道：「詞是絕妙，只是太淒豔了。那結拍兩句，真教人迴腸蕩氣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平調能填到如此，卻也虧他。」

寶琴拈的是《浣溪沙》，想了半天，卻矜持不肯下筆。寶釵道：「香快完了！」也就草草寫出，做的是：一鏡盈盈舞彩鸞，江妃含笑倚新妝。佩環消息暗思量！穩稱錦雲籠翠被，暗催玉露解羅裳。丰容莫道不禁霜。

眾人看了道：「到底是小薛，做得如此細膩風光。」湘雲道：「下半闕更好，『翠被』『羅裳』兩句，又流利，又不落套。」探春道：「末句更好呢！妙在的確是芙蓉，別的秋花便合不上。」因又看岫煙的《唐多令》，頭兩句是：芳佩為誰留，紅顏最耐秋。

探春先拍手道：「『紅顏最耐秋』這五個字真有趣味。」寶釵道：「這個題目，原要往好裡說的。」再看底下，是：

仗西風洗盡清愁。一鏡千妝爭媚嫵，遮不住，木蘭舟。

眾人莫不贊美。湘雲道：「好是好，太說盡了，以下怎麼轉呢？」因又看下半闕，是：

冷面也嬌柔，韶華任水流。便東君肯嫁還羞。三十六灣春不到，何處去？弄珠游。

寶釵道：「你看他下闕的意思愈轉愈深，難得是還見身分。」湘雲道：「這詞一氣貫注，又有新意，只怕要推他第一了！」探春只顧看別人做的，見那香只剩一星才慌了！連忙湊到幾子上，將自己填的寫出。原來拈的是《琴調相思引》，眾人圍著來看。那詞是：

鏡裡分明第一春，占來秋色也收人。晚妝才試，驕盡綺羅塵。錦渚再逢休怨別，粉煙微瘦肯含顰。桂橈來處，無意鬥羅裙。

湘雲、寶琴都道：「這首也不在《唐多令》之下，只可惜香早完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只要好詞，香倒不論的。」眾人正要請李紈評定，只見碧月走來道：「小蘭大爺家來了，叫我來請奶奶。」李紈道：「他大遠的趕回來，有什麼要緊事麼？」碧月道：「小蘭大爺沒有說。看那臉上帶著笑，不像有什麼急事。」李紈忙即同碧月回去。寶釵道：「大嫂子就回來，我們還等著擺飯呢。」李紈匆匆答應，已走遠了。這裡眾人仍在評詞，有的推岫煙做的意味超雋，有的推探春做的風格高華，也有說寶琴做的情致嫵媚，還有說蘅蕪君的原作，更見纏綿淒惻，彼此又互相謙遜。

寶琴笑道：「我們趕了來就填詞，那芙蓉花什麼樣兒，還沒瞧見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前兩天瞧他，剛齜一點嘴。想不到開得這麼快，咱們回去賞賞罷。」當下眾人便同出院門，一路向花溼走去，見那芙蓉花果然開得比往年都盛。邢岫煙道：「這真該起芙蓉社了。」湘雲道：「北邊的芙蓉是難得開好的。」

一沾了霜，那些■朵就都癟了。今年幸虧秋晚，這兩天又暖和，所以開得這麼好。」寶琴笑道：「我聽說這裡有芙蓉神，想是他管得好，留著給我們填詞的。」大家在水邊六角亭子上坐了一會，又回到怡紅院。此時席已擺齊，寶釵忙打發人去催李紈，等他來到，方同入席。

探春問蘭哥兒因何事回來？李紈說是：這回皇上有旨意，叫各節度薦舉人才，那遼東節度使就舉他應詔。此番來京是預備召見的。眾人聽了，都向李紈道喜。探春道：「這節度使固然愛才，蘭哥兒也必有一番建白。若不然，他只去了幾個月，為什麼單舉他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大嫂子，我們替你決定的不錯罷？若是到海外去采詩，只怕這些時，還未必回得來呢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大嫂子可真要做老太太了，這怎麼著謝謝我們。」席間你一句，我一句，說得李紈很不好意思，只說道：「這回還要召見，這小子沒經過這些事，知道稱旨不稱旨呢？」

大家正在說話，已上了兩道菜，寶釵讓了一回。探春舉杯喝著，想起那年替寶玉做生日，春宵轟飲，何等熱鬧。不免暗添傷感！說道：「咱們自從那回二哥哥做生日之後，還沒在這裡聚會過。想起那回坐中的人，有好幾個都成仙了！」李紈道：「那回行那占花名的令，林妹妹抽著的正是芙蓉。他那樣嬌嫩，又生得單薄，原是很像的。」寶釵道：「如今設若見著顰兒，未必還像芙蓉，倒像一枝粉芍藥呢！」

寶琴聽了，甚為詫異，忙問：「如何能見著林姐姐？」寶釵只得將夢到太虛幻境的話，大概告訴與他。湘雲一眼瞧見博古■子上擺的西洋自行車。指著笑道：「你們瞧那自行車還彎在那裡，他們倒成仙去了。這東西只可給哥兒做玩意兒罷。」寶琴道：「你別高興，也許林姐姐坐了自行車，來和你算賬呢？」說得眾人都笑了。寶釵更覺黯然！

探春道：「眼前若有會扶乩的，把他們都請了來，一塊兒做做詩，倒也有趣。」湘雲道：「那妹妹就會。」邢岫煙道：「那都是妙師父扶的，我只能當個副手，那裡算會呢？」探春道：「扶乩不過那兩種符，抓符不是玩的，若抓著神道，就許出亂子。咱們只用請符，請不來也不要緊。」邢岫煙道：「真要扶，還得預備沙盤木筏，今兒也來不及了。」席罷，大家又坐了一會方散。

那賈蘭到京之後，便忙著拜客，又要上園子去謁見軍機。

此時，皇上因侍奉皇太后，已將郊外御園修復了兩處，每年自春至秋，都在園子裡辦事，只冬令回宮。那些大臣們當然都要隨扈。賈蘭因有遼東節度使帶的公事，必須面回軍機，只得趕到園裡。那天賈蘭回來見了李紈，頗有不豫之色。不知為的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